

獵人筆記鑑賞

諾維科夫著

獵人筆記鑑賞

伊凡·諾維科夫著
豐 一 吟 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

獲人筆記鑑賞

有版權

著 者 伊 凡 · 諾 維 科 夫

譯 者 豐 一 吟

出版者 文化 生活 出版 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印刷者 春 明 印 書 館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版 1—3000 册

〔文藝一般〕45000 字 定價 3,700 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柒號

譯者序言

去秋父親翻譯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的時候，我曾經替他担任校勘的工作，因此獲得了從頭至尾詳細閱讀這部蘇聯古典鉅著的機會。後來，我在蘇聯的新世界 (Новый мир) 雜誌一九五二年九月號中看到了伊凡·諾維科夫 (Иван Новиков) 爲紀念獵人筆記出版百周年而作的一篇論文，題名叫做「心愛的書」。這篇論文很長，詳細地記錄着他最近重讀獵人筆記時的觀察和感想。我覺得這篇論文對於我國的獵人筆記鑑賞，有很多的幫助，因此把它翻譯出來，供獻給國內的獵人筆記讀者。爲了使內容明顯起見，改名爲「獵人筆記鑑賞」。這論文中引證獵人筆記本文處所附的括弧內的數字，是指我父親的譯本（文化生活出版社，豐子愷譯，獵人筆記）的頁碼，是我爲了使讀者查看本文便利起見而附加的。又，所引證的本文有數處與初版獵人筆記稍有不同，都是爲了欲使中文與俄文的對照更加密切，因而使

本文的說明更加便利的原故。

一九五三年秋豐一哈記於上海。

今年八月，是獵人筆記初版行世百周年紀念。這是一部真正優秀的書，因為它在俄羅斯農奴制崩潰的時候起着社會政治的作用，同時又具有最高的藝術性。俄羅斯農民的可怕的時代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了，但爲它而作的這部書，仍爲今日讀者所愛讀。

這現實的真理，給當時的讀者以深刻的印象，到了我們的時代變成了同樣生動的歷史的真理。因爲這位偉大的文學家帶着對於祖國及其人民的真摯的愛而描寫農奴制俄羅斯鄉村的廣泛的情景，故在今日閱讀此書，依然令人感動。

我把這偉大的奧遼爾同鄉所作的這部我從小愛讀的書重新閱讀一遍之後，我要和讀者諸君分享我對於此書作者的可驚的技術的觀察和感想。

卡路格省的瑞茲特拉縣的紋章上，描寫着幾束柴，不知屠格涅夫是否知道？這一點我們無從得悉。但這位青年作家正同這紋章的作者一樣，他立刻抓住了他所行獵的「茂林延綿數百俄里，沼地也有數十俄里」（三）的那地方的生活中的要點。

我們都記得：霍爾和卡里納奇這篇故事，開頭是比較奧遼爾省（它的東部）和卡路格省的人物和自然。奧遼爾省的農民是真正的貧民，但屠格涅夫彷彿是爲了顧慮檢查，因而選取較富裕的卡路格省的農民。作者這種選擇的真意，在我們是後來才發見的。但不管怎樣，在作爲這篇故事的題名的兩個主角出現以前，這位藝術作家還讓我們感覺到這些卡路格樹林的一切魅力呢。他寫道：「珍貴的鳥山鷄此刻尚未遷走，溫良的山鷄也棲住着，忙碌的鷓鴣突然地飛起，使得獵人和狗又歡喜，又吃驚。」（四）

這彷彿是單純地把野禽一一列舉出來；但藝術家能選出牠們的主要而確定的特質來，扼要地、正確地給每一種鳥以適當的性格。有時人們爲欲表明目下敘述的簡短，說道或寫道：「總之，用兩個詞來表明，這就是如此如此。」然而後面的話往往全不是「總之」，更不是「兩個詞」，而是整整一排語言的散彈，而且這些散彈又完全不落在靶子上，而都落在「周圍和旁邊」。屠格涅夫怎麼樣呢？他竟不需要用兩個詞來確定，却每次都只用一個詞：「珍貴的」，「溫良的」，「忙碌的」。這就決不是散彈，其中每一個定語是一顆小子彈。這顆子彈由這位神槍手藝術家放出，百發百中地落在指定的靶子的正中。

請再察看這文句的末了：這已經不僅是描寫鳥的性格，而是描寫牠的動作；牠在和平的忙碌之中，忽然嚇了一嚇，就突然地飛起，因此「使得獵人和狗又歡喜，又吃驚。」而這最後一句——關於獵人和狗的——是寫他們對於鷓鴣的突然飛起的綜合而共同的反應（「又歡喜，又吃驚」）。尤其富有趣味的：這正是他們的共通的反應。屠格涅夫用這藝術的具體化來使人感知獵人和狗之間的充分的親密。

這種親密在任何緊要關頭能造成真正的團結，因為他們的目的是同一的。

再下去，也是在這故事開始不久的地方，我們還看到「敏捷的蟑螂」和「沉思似的黑甲蟲」（五），關係於牠們的動詞，也正確地適合著者所給予這些昆蟲的定語：對於「敏捷的」蟑螂，便說牠們不「鑽來鑽去」，對於「沉思似的」黑甲蟲，便說牠們「躲藏」。這又說明了文章的簡潔。在更複雜的表現上也是一樣，即如下面不遠處所用的「勉強含笑的狗」（六）：把狗放在車子裏，顯然是違反牠的意願的。

我們只管談論屠格涅夫這種「藝術的簡潔」，決不是爲了要更多地蒐集上述的例子；却是爲了要確定這一點：這種簡潔，不但不使所描寫的形象變成枯燥或受損害，反之，却使讀者獲得對於該形象的新鮮而「輕快」的感覺，好像被森林中的清新空氣洗滌過一樣；形狀正確，而內容意外地深刻。

在獵人筆記開頭一篇故事——霍爾和卡里納奇——裏，首先有兩個人物當主角，這是「農人」的最優秀的形象。在這故事的兩個基本人物之前，先出場一個

「貴族」——「小地主」波魯德金。但他的角色、他的姿態、以及他的社會生活，有意描寫得那麼無聊，使得他只能做背景，在這背景上更明顯地襯出隸屬於他的農奴來。

屠格涅夫忍着笑而敘述波魯德金的不斷遭受失敗的無數次求婚，以及他對於烹飪的可笑的奇想。他順便提及波魯德金說起話來口吃。作者插入這短短的一句，彷彿完全是順便的，他甚至並不傳達這種「口吃」；然而讀者都感覺到：這個「小地主」的確口吃，支吾，顛倒——不僅在言語中，而在生活中。他的姓就表示着他的生活半已虧損●。

在事實上，這個「事業家」有何等偉大的成功而值得驕傲呢？「在這辦事處裏我賣了四畝林地給商人阿利魯也夫，得到好價錢呢。」（七）作者認為：這裏竟無須說明實際上這個得勢的新階級的代表者商人阿利魯也夫是欺騙了他。確是如此，這是無可疑議的，這一點我們在後面（一五）屠格涅夫的詳細敘述中可以知道：商

●他的姓波魯德金，即 Louytakine，上半個字 Louy 是「一半」的意思。——譯者註。

人不僅欺騙像波魯德金一類的地主，又欺騙農人，即把鐮刀賒賒賣給他們，又向農婦們收買破布，而把像大麻那麼貴重的東西也收買去。把這一切事情講給作者聽的霍爾，當然是看到又懂得這一切騙局的，而波魯德金却天真地認為這是「好價錢」的交易。

關於波魯德金，作者所「肯定」的，只是「他是一個熱心的游獵家，因此是一個好人。」（四）這彷彿是一句「好話」，但實際上這形似肯定的「因此」兩字，十分顯明地表示着完全不同的意義，即除了這游獵以外，在他身上找不出別的好處來。

屠格涅夫不立刻寫出他的霍爾來。我們最先看到他在森林中的孤另另的住屋——幾間松木構成的房子，圍着牆垣。同房子一樣的堅固、樸素、以及「大規模」，也表出在內部，在霍爾的屋子裏，又表出在他的家務中，表出在家庭的真實的「富裕」中：「那青年小夥子立刻拿了裝着上等喀士酒的大而白的杯子、大片小麥麵包和裝着十二條鹽漬王瓜的大鉢而走出來。」（五）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多的：「喀士酒是「上等的」，喀士酒杯子是「大的」，「小麥麵包片是「大的」，

王瓜是整整的「一打」！

霍爾的孩子——「都是小霍爾」——是「六個碩大的小夥子」，但他們「還沒有到齊呢；波塔潑到林子裏去了，西多爾跟老霍爾進城去了。」（六）——在這裏我們可以補說一句，他們的名字也是舊俄羅斯的，堅固的：西多爾，波塔潑！在這一切話裏面，使人感到這叢年青的橡樹林的生長力的堅強與確實，這叢年青的橡樹林便是從那顆老橡樹——霍爾——的周圍生長出來的。

緊接在包圍着這強壯的農夫的霧圍氣之後，我們認識了氣質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人，這人象徵着俄羅斯人的另一方面——詩趣的方面：即對自然的溫柔的愛，以及和自然的融合。作者自己也帶着無可隱藏的愛而描寫這個身材瘦長、「小小的頭向後仰起」的人。「他的和善的、有幾處雀斑的、淺黑色的臉，使我一見就覺得歡喜。」（八）——屠格涅夫這樣寫着。這位作者在獵人筆記中很少表白自己的感情。但我們追隨着作者，從一特徵到一特徵，就要開始認識這個姓氏也帶有詩趣的人的全部「輕快的」輪廓了。

卡里納奇常常伴着他的主人去打獵——「沒有了他，波魯德金先生一步也走不動。」（八）波魯德金自己也說起他：「是一個善良的農夫，」「一個勤勉而誠懇的農夫；但係他不能夠好好地務農，因為我老是拖牢他。他每天伴我去打獵……怎麼還好務農呢，你想。」（九）屠格涅夫簡單地附加一句：「我同意於他的話。」

這位藝術家獵人用心察看他所歡喜的卡里納奇，牢記着他的幾點特徵，雖然不多，却是他所特有的：「卡里納奇是一個性情最愉快、最馴良的人，嘴裏不斷地低聲唱歌，無心無思地向四處眺望，說話略帶鼻音，常常微笑，眯着淡藍色的眼睛，又常常用手去摸他的稀薄的、楔形的鬚鬚。他走路不快，但跨大步，輕輕地拄着一根細長的拐杖。」（八）這些都是在打獵的時候，在森林中的時候的情形；後來他回到自己家裏了，回到他那掛着「許多束乾燥的香草」（八）的小屋裏了；他在這裏是主人，他招待客人，請他們吃從自己的蜂房裏新取來的蜜。「我們和着泉水，飲了透明而溫暖的蜜汁，就在蜜蜂的單調的嗡嗡聲和樹葉的絮語聲中睡去了。」（八）

屠格涅夫因了吹來的微風的輕輕的激動而醒覺了。「我張開眼睛，看見卡里納奇：他坐在半開的門的門檻上，正在用小刀削一個瓢。我對他的像夕暮的天空一般溫和而明朗的臉欣賞了好一會。」（九）在這短短的兩三句中，我們又看到了卡里納奇：他分明是不想睡覺，他又在工作了；這扇半開的門，又向着新鮮的空氣和可愛的林子！但他做甚麼工作呢？「用小刀削一個瓢。」須知這已是一種藝術：把木頭削成瓢。

故事的作者不願驚動他這位純樸的藝術家。他長久地欣賞他的臉，而那人正在獨自工作，以為沒有一個人看着他。

卡里納奇「用小刀削一個瓢」，這幾個字向我們展開了他的性格的完全特殊的一方面。我們看見他在森林中打獵的時候是活動的，愉快的，無心無思的，嘴裏唱着甚麼東西；他要照管許多事情，這樣那樣地忙個不了……現在卡里納奇坐着了，他靜靜地一聲不響，全心灌注在「削」的工作中。這便是屠格涅夫在參與大家共同的事情的一個卡里納奇的「背景」上寫出另一個卡里納奇來——這卡里納奇獨自專

心地忙着自己的事情，靜靜地、集中精神地埋頭在他所歡喜的工作中。

這大概是屠格涅夫的基本「手法」：在以前作成的背景上描寫他所要描寫的狀態；這手法可稱爲屠格涅夫對照法。這方法使他的風景描寫非常動人，彷彿空氣充足，同時又有深遠的空間。但這同一手法又可描寫人物給我們看，例如在別人的背景上描寫，或如上述情形——這是特別有趣的——在本人自己的背景上描寫。但另外一種對照——故事的一個主角和另一個主角的對照——將在這同一故事中出现，而且是很顯明的，這就是霍爾和卡里納奇。

講到卡里納奇削瓢的小屋的光景，很有趣味的是屠格涅夫的語言，他懂得人民大眾的語言，又可說是完全精通這種語言。我們現在要講兩個意義互相近似的動詞：「вырезать」（削，完成體）和「выскабливать」（削，未完成體）。卡里納奇「頭上戴了一隻有網眼的袋，拿了小刀、壺瓶和燃火的木片，到養蜂房裏去替我們取（вырезать）蜜。」（八）過了一會，他又像我們所見的，「用小刀削（выд）

3ыбатъ)「個瓢。」

純粹文法上的(因此也是意義上的)差別:「взъездать」是完成體動詞,「взъездывать」是未完成體動詞。因此,在第一種動作中我們有一定的行為,這行為是簡捷的,不複雜的,斷然的——用烟氣把蜜蜂趕走,然後用小刀削取(взъездать)蜂蜜,但當他從容不迫地削(взъездывать)他的瓢的時候,這同一卡里納奇所做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事業」了。兩種情形中所用的工具,大約是同一個東西——那把小刀,但現在的動作完全不同了!這動作不是簡捷的,又不是那麼單純的,倘使動作粗魯了(「斷然地」),也許會破壞整個工作。因此卡里納奇到蜂房去的時候,不是「взъездывать」蜜,而是「взъездать」蜜。

「взъездать」是兩個動詞的完成體,這兩個動詞——「взъездать」和「взъездывать」是否可以當作同一意義,是否可以用這個來代替那個呢?在這裏,語言的生動的感覺告訴我們,是無論如何不可混同或代替的!我向我們故鄉各地區的幾個

●此字原意是「削」,但在中國語中不能說「削蜜」,故改用「取」字。——譯者註。

俄羅斯人探詢這問題，他們都迅速地造出兩句文句來，都像現在的情形一樣，非常清楚地表出了兩個動詞之間的本質的差異。

在根本上，這差異不外乎此：普通所謂從某物「вырезать」出某物，是爲了要在這動作的結果中獲得削下來的部分（蜜）；但倘說「вырезать」，那麼我們大都對於削下來的東西不感興趣而把它拋棄，例如刨花之類便是；我們所感興趣的，是削過之後留下來的東西，是在削的結果中所獲得的東西。

動詞的構造，也正是適應意義上的差異的：簡單而敏捷的工作「вырезать」變成了延長的、仔細的、用心的工作——「вырезать」；這個動詞在複雜而細緻的意義的時候也獲得了適當的形式。「вырезать」這字裏的重音位在最後一音節上，是命令語氣的「вырезать」——重音位在字的上半部中，語氣是「安閒」的。動詞「вырезать」的形式延長，彷彿是表示動作的延長及其構成的複雜性；字尾沒有重音，彷彿是在說：不要忙，仔細地做，這不是砍柴，你所準備做的或已經在做的工作——我的朋友，這已是一種藝術了。但對卡里納奇之類不必講這話。